
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



五十年作品选

自传回忆录卷

镜中疵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 编

新华出版社

世 界 文 学 五 十 年 作 品 选

自 传 回 忆 录 卷

W

镜中疵

《 世 界 文 学 》 编 辑 部 编

新 华 出 版 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中疵:自传回忆录卷/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. —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3.1

(世界文学 50 年作品选)

ISBN 7-5011-6050-3

I. 镜… II. 世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作品集-世界  
②回忆录-作品集-世界 IV. I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3189 号

## 镜 中 疵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 编

\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:100043)

新华出版社网址:<http://xhcbs.126.com>

中国新闻书店:(010)63072012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

\*
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本 22.75 印张 590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6050-3/I·335 定价:38.00 元

# 总 序

---

2003年秋天,《世界文学》杂志即将迎来她的五十岁生日。

五十年前的1953年7月,《世界文学》创刊,当时名为《译文》,是为纪念鲁迅等文化前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《译文》杂志,用茅盾在《发刊词》中的话来说:“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《译文》并继承其精神,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《译文》命名。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(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)创办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。

新《译文》在开本、篇幅、文图并茂,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(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)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《译文》时的做法。《译文》的首任主编是茅盾,副主编陈冰夷,编委会由戈宝权、茅盾、陈冰夷、董秋斯、楼适夷、罗大冈、丽尼等人组成。《译文》当时为月刊,篇幅二百页左右,转载的均为文学名著,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,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外国插图作品。在50年代,《译文》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学名著有迦梨陀娑的《云使》、紫式部的《源氏物语》、阿里斯多芬的《阿卡奈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波斯人信札》、梅里美的《卡尔曼》、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、波德莱尔的诗歌《恶之花》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选、法朗士的《克兰比尔》、马克·吐温的《百万英镑》、哈谢克的《好兵帅克》、海明威的小说《老人与海》、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、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等。

从1959年1月起,《译文》改名为《世界文学》(同时在封二上继续保留《译文》的原名)。杂志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,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,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。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,陈冰夷为副主编。在改名《世界文学》的那一期中,编者在《致读者》一文中强调:“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,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《译文》的光荣传统,是始终不变的。”在60年代,《世界文学》推出了不少的专辑,如“巴黎公社文学”、“非洲文学”、“亚洲文学”等。同时,刊物也继续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,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当代文学作品、亚非拉各国的进步文学。从《译文》到《世界文学》,翻译没有变,但评论加强了。在当时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中,可以读到茅盾、老舍、萧三、曹靖华、冰心、戈宝权、季羨林、徐迟、王佐良等人的精彩文字。

其间,《世界文学》于1964年脱离了中国作家协会,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(简称学部,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)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。1965年,因国内文艺界整风,《世界文学》整整停刊一年。到了第二年,即1966年,《世界文学》改为双月刊,但是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。从1953年到1966年,共出版139期。

随着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,1977年10月,《世界文学》复刊,先是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,促使《世界文学》在当时复刊的主要原因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,处于文化饥渴状态中的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十分殷切的期望。在复刊后第一期《世界文学》中,编辑部在“编后记”中强调,“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”,“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”。当时,苏联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的小说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》分两期在试刊上连载登完,尽管它是作为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”供批判用的,还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试刊上发表的重要作品,有巴尔扎克的《改邪归正的梅莫特》和《长寿药水》、哈莱的《根》、赫尔岑的《往事

与深思》(巴金选译)等。

1978年10月,《世界文学》转为公开发行,当时的栏目有翻译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、评论等,还有中国译者、研究者写的“评论”、“文化交流”、“现代作家小传”、“外国文学资料”、“世界文艺动态”、“美术作品”等。此后,《世界文学》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中,真正地贯彻了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拿来主义”的精神,比较全面、客观地为众多读者展示现当代外国文学的本质面貌。不少的文学名著,都是通过《世界文学》才被中国的读者所熟悉,或者先是在《世界文学》介绍之后,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,如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法国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、菲茨杰拉德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卡彭铁尔的《人间王国》、巴尔加斯·略萨的小说《酒吧长谈》、卡尔维诺的《不存在的骑士》、卡内蒂的《迷惘》、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、瑞典的《最长的一天》、科林斯和拉皮埃尔的《巴黎烧了吗?》、比奥伊·卡萨雷斯的《莫雷尔的发明》、科塔萨尔的《跳房子》等。

另外,《世界文学》“外国文学资料”栏目上连载的英国西·康诺利编撰的《现代主义运动》(1880年至1950年英、法、美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)、英国安·伯吉斯编撰的《现代小说:九十九本佳作》、法国书评专家编撰的《理想藏书》等书目,也为国内的读者、译者、出版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俗话说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一个编辑部又何尝不是这样!《世界文学》的五十年历史中,相继担任主编者,已有十人,首任主编为茅盾,第二至第九任分别为曹靖华、冯至、陈冰夷、叶水夫、高莽、李文俊、金志平、黄宝生。《世界文学》作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文学的阵地,现在轮到新一代的编辑来守卫了,目前在编辑部工作的编辑,全都是“文革”结束后刊物复刊以来进编辑部的。尽管我们的刊物在继续努力地发扬《译文》的老传统,认真地介绍着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,但功能上和反映面上已经有所变

化,主要因为在最近二十年来,尤其是近十年来,国内直接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越来越多,出版速度也越来越快,而《世界文学》受到篇幅、出版周期等因素的限制,只能依靠编辑部人员的研究水平和文学判断能力,力图寻找一些经得起时间积淀的考验,能够体现出世界文学历史发展方向,真正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品。尤其那些篇幅比较小一些的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,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,阅读——尤其是文学阅读——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。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: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。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,《世界文学》欲求生存和发展,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国内一些文学杂志有的停刊,有的寻求改版,找寻不同的发展途径。我们经过深刻的思考,认为《世界文学》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,不应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,而应坚信,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地域广阔、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,《世界文学》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、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,提供一片风景。《世界文学》有理由、有能力继续继承和发扬老《译文》以鲁迅、茅盾为代表的拿来主义思想,继承和发扬《世界文学》办刊以来的老传统,着力介绍世界各国(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国和所谓的文学小国)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,尤其是经典之作,把各国文学中真正能在历史发展中站得住脚的好作品介绍过来。

要做到这一点,需要我们的编辑在精彩的、变化的世界中耐得住心性,在如潮的物欲前经得起诱惑,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研究、介绍工作。另一方面,更需要我们的编辑在工作中提高业务能力,真正做到把握动向,了解情况,胸中有数,慧眼识珠。令我们欣慰的是,在目前商品大潮持续冲击的大环境下,《世界文学》的新一代依然兢兢业业地、踏踏实实地工作着,介绍了一大批相当

有分量的优秀作品。

五十年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自不在话下，而近三百期的杂志，带给了中国的读者多少实实在在的文化食粮。在这近三百期杂志之外，编辑部还曾编选过一些小丛书、丛刊、作品选，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纪念刊物三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编选了《〈世界文学〉三十年优秀作品选》小说两卷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），有49篇作品，字数达80万；同时还选编了《外国优秀散文选》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。后来，在纪念《世界文学》创刊四十周年时，我们又编选了《世界文学精粹·四十年佳作》（浙江文艺出版社），有作品115篇，字数达170万。

这一次，在新华出版社的热心支持和紧密合作下，我们选编了四卷本的“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”（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、自传回忆录卷），字数达200余万，篇幅上相当于八大册《世界文学》了。我们应该感谢新华出版社，这不仅是编选者对出版社的感谢，更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支持者的感谢。从作者、译者到读者，中间必须经过出版社，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为避免与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“作品精选”重复，也考虑到纪念活动的某种延续性，我们这次编选的四本书基本是从1990年以来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中来遴选的。

是为序。

《世界文学》主编 余中先

2002年5月22日 初稿

2002年8月14日 二稿



## 自传回忆录卷序

---

本来,本书有了余中先同志所写的《世界文学五十年精品选》“总前言”,也就基本把我们要说的话都说清楚了。但是,把各分卷具体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的想法告诉读者,也许会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。所以我还是不揣冒昧写下几行文字,作为《自传回忆录卷》的小序。

最初,我们在编辑五十年作品精选的时候,是计划编为三卷,即《短篇小说卷》、《中篇小说卷》和《散文、诗歌卷》,每卷五十万字。但是在实际编选过程中,问题出现了,这就是《散文、诗歌卷》的内容大膨胀,远远超出计划,于是我们和合作出版本书的新华出版社的同志反复研究,终于决定对选材动大手术,按照《世界文学》创刊三十年、四十年时出版纪念文集的选材体例,只选小说、散文,放弃诗歌。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很痛心的。我们这样做,不仅是为了遵从惯例,更主要是考虑到了市场因素。诗歌读者群的萎缩,在当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而读者对于纪实文学的倾心,则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于是,我们把已经选出的散文又做了细分,把一部分在西方文学分类中可以归于 nonfiction (纪实文学)的篇什分离出来,单独成卷,于是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五十年作品精选·自传回忆录卷》。

纪实文学最早出现于何时,目前尚不可考,但是它在中国、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盛却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。谈到一种文学的繁盛,包括两个方面,一个是创作上的繁荣,另一个是读者关注程度的扩大。这两个方面是互为依存、互为条件的。读者对于纪实文学关注的扩大,反映了读者对事实知情权要求的加强,反映了“民智”开化程度的提高,是一个民族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。

我们知道毛泽东、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戴高乐这些伟人终生都喜欢把一些人物传记置于案头、手边，以为鉴借，以为启发。所以，许多志向高远的读者把阅读名人传记、回忆录作为自己的“最爱”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。俗话说“千金易得，好书难求”。本书却是把十九篇精彩的外国文坛名人自传、回忆录一下子捧到读者的面前。拥有此书一本，就等于一下拥有了常备于案头、手边的一个名人传小书库，它会给人许多知识，许多启发和激励。而对于一个处于人生启蒙时期的青少年，它也许就是点亮心灯的第一颗火种，是开启未来文学之门的第一把钥匙。

在翻看此书的时候，有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，在这二十位作者中，竟有七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占到作者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诺贝尔文学奖固然不是衡量文学价值高低的惟一尺度，但是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名家的回忆录，难道不也是一件快事？

我们在本书中除了遴选那些大时代的文学“弄潮儿”，让读者看到拉美“文学爆炸”的辉煌，看到俄罗斯文学“白银时代”的艰辛中的灿烂，看到现代美国文坛的波诡云谲，看到非洲文学的清新秀丽……我们还特意收集了两篇记述“非名人”的回忆录。她们，一位是加尼特——一位一生辛苦耕耘的英国大翻译家，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接受充满革命精神的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，她曾经是一个重要的“二传手”。而在过去我们许多人对于这位在现代中国人“开民智”运动中功德无量的“文学老祖母”却几乎一无所知。另一位则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侄女。美国女作家薇拉·凯瑟对她的回忆，使我们对跨国的几代文学大师的生活有了一种亲切而特殊的认识，使我们通过两个文学女性生活的独特视角，看到文学大千世界的辉煌与灿烂。

总之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一本一定会让读者“开卷有益”的书。请大步跨入这座自传、回忆录构成的文学殿堂。

邹海仑

2002年5月23日

# 目 录

## 尼日利亚

- 阿凯——童年纪事 ..... 渥·索因卡作 邵殿生译 1

## 俄罗斯

- 我的普希金(自传) ..... 玛·茨维塔耶娃作 孟广钧译 19  
曼德尔施塔姆 ..... 安·阿赫马托娃作 野 嬰译 70  
人与事 ..... 鲍·帕斯捷尔纳克作 乌兰汗译 83  
人·岁月·生活 ..... 伊·爱伦堡作 南 江 贾 刚译 112

## 德 国

- 回首《铁皮鼓》 ..... 君·格拉斯作 贺 麟译 153

## 西班牙

- 水中鱼 ..... 巴尔加斯·略萨作 赵德明译 164

## 英 国

- 一部自传的开场白 ..... 维·苏·奈保尔作 匡咏梅译 224

## 法 国

- 屠格涅夫 ..... 阿·都德作 郝 运译 249  
我最遥远的记忆 ..... 弗·莫里亚克作 徐知免译 261

## 阿根廷

自传随笔 ..... 豪·路·博尔赫斯作 林一安译 282

## 古巴

自 传 ..... 阿·卡彭铁尔作 刘习良译 343

## 智利

“文学爆炸”亲历记 ..... 何·多诺索作 段若川译 357

## 哥伦比亚

### 番石榴飘香

..... 加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/普·阿·门多萨作 林一安译 439

## 美国

邂逅相遇 ..... 威·凯瑟作 李文俊译 471

康斯坦斯·加尼特 ..... 凯·海布伦作 赵少伟译 493

兰登书屋琐记 ..... 贝·瑟夫作 黄源深译 530

时移世变 ..... 阿·密勒作 梅绍武译 566

## 澳大利亚

镜中疵 ..... 帕·怀特作 黄源深译 681

## 阿凯——童年纪事

〔尼日利亚〕溷·索因卡

郗殿生译

.....

老爹总说要带我去他的农场,但是他在村里有几件与节日有关的公务脱不开身,所以就建议我去找伯罗大·布巴,求他带我到他农场去。有这样出门游玩的好机会我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,于是伯罗大·布巴被我搅得整天不得安宁,直到他答应出面去和基督迷<sup>①</sup>交涉,请她批准为止。伯罗大·布巴是我们邻居,在离我家不过几个门面处开着一个剃头店。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,基督迷把我们送到伯罗大·布巴店里去专门理了一次发,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和我家关系之亲密,因为,毒药也是可以从头皮里传进身体去的<sup>②</sup>。尽管如此,要她允许我随伯罗大·布巴到他的农场去一整天,并不是太容易的事。好在伯罗大·布巴自有他机灵的幽默感,能恰到好处地击中基督迷的弱点。此外当然还有老爹本人的权威,只要他能在恰当的时机出来周旋一下,那也是举足轻重的。终于,再带上一位嫡亲的表兄作为额外的安全保镖(他和我在伊萨拉的所有伙伴们一样,也已经

① 基督迷是索因卡给他虔诚的母亲起的绰号。索因卡的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校长,母亲家好几代人都是基督徒。

② 那时候有些非洲部族的习俗:不随便吃别人请吃的东西(往往要等主人先尝一口),怕有毒药。这里说的不随便让孩子在外面理发,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是快成年的人了),我们就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动身去伯罗大·布巴的农场。

“快点儿,阿凯来的小伙子,”他在门外喊我,“我送你去上学。”他递给我一把弯刀,叫我拿着,嘴里说:“给,你的笔!待走完一个钟头的路程,你的练习本儿就在那儿等着你呢。都准备好了吗?”

我早就准备得不能再好了。我蹦出来,插进他和耶米两人中间,把朝露深深吸进肺里。路上的灰尘还没有被人惊动,哈麦顿<sup>①</sup>的露水掩盖着街上的气味,到中午那气味就难闻了。

伯罗大·布巴的时间计算得非常准确,我们大概正好走了一个小时。农场上有一间小屋,我们匆匆吃了点那里的东西作为早餐就动手开垦一块新地,用锄头翻地培垄,将摘下的果子装入一个大筐里。哈麦顿该是旱季,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这里却是一片葱茏,泥土又是那么柔软、肥沃。伯罗大·布巴解释说那是因为这片土地由一条大河灌溉,我们来的路上就曾蹚过它的一条支流。伯罗大·布巴过不了一会儿就装模作样地发出一个假警报:“当心,毒蝎子!”把我吓得魂灵出窍。等到这个戏法再也不灵了,他就悄没声儿地消失在灌木林里,突然又重新出现在我屁股后头,把一根滑溜溜的细树枝往我脖子后面一蹭。

“行啊,”我说,“要是我把你当蛇用弯刀砍了,可别骂我。”

那天真正碰上我们所遇到的惟一一条蛇的是耶米。他正好爬上一棵可拉树想去采一些可拉果荚。刚爬上树,当他正朝着长着最大个儿的一簇簇果荚的枝头攀登的时候,突然听到他叫了一声,是那么轻的一声,正好让我们能听见。

“伯罗大!”

“是你叫我吗?耶米!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哈麦顿,西非的燥风,每年旱季从东北内地吹向海岸,带来燥热的空气,旱季本身就是由此形成的。

寂静了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听到耶米在树枝中间挪动的声音，显然很轻手轻脚的，而且是换了一个方向爬去。布巴大哥好奇奇怪，他生气地大喊：

“你在干什么？可拉果不在那个方向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才听到耶米的声音。这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完全隐没在茂密的枝叶里。

“有一条蛇，非常大的一条，盘在长那些可拉果的树枝上。我看是条阿格巴杜。”

我吓得六神无主地瞟了一眼伯罗大·布巴。他可是纹丝不动。他向耶米喊道：“它动不动？”

“没有，可它盯着我瞧。”

伯罗大·布巴笑了。“不盯着你瞧，你想它干什么。瞧着你往它那边爬，难道它还打瞌睡不成？现在听着，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树干没有？”

“当然啰，”我觉得耶米的声音好像有些烦躁，“它在树干的那一边，那个方向。”

“好吧，听我说。别回到树干那边去。往下看，告诉我你下面有没有可以承得住你的分量的树枝。”

静默了一阵。只听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耶米在用手拨开树枝，“有，有一枝。”

“好。这样你就不用从上面直接跳到地上，把脖子都摔折了。往下爬到那根树枝上去，动作不要猛。就像没有蛇在看你那样往下爬。”

耶米按照命令行动。我不禁为耶米感到害怕，对布巴大哥感到忿怒。他当然可以把这一切看得很轻松，反正他不在树上。

说话间一个身体哗啦一下从树叶子里中间摔了下来。不是耶米脚下没有踩稳，就是那根树枝没有他想的那样结实。幸亏正好落在一块软噗噗的泥地上，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气急败坏地唠叨：

“伯罗大，非常大的一条。大得吓人！这根本不是条蛇，我敢发誓那上头是个巫师。是个巫师。”

伯罗大·布巴用鼻孔哼了一声说：“是吗？给我捡上一堆石头子儿怎么样？不过你先指给我看确切的位置，让我可以看准它。”

我们跟着耶米来到那丛可拉果下面的一块地方。耶米是对的。我用不着花多少工夫就认出了它，因为它就像另一根粗大的树枝，只不过它是黑的，漆黑锃亮，而且它的身体在微微起伏，不过这也许是我的想象。

伯罗大·布巴满意地点点头。“好！我正在想，中饭我们用什么菜过山药吃呢。”

我想他是在开玩笑。“没人吃蛇。”我说。

他瞧着我，眼睛里慢慢儿地流露出明白了的神气。“啊，我忘记了，老师的儿子。老师的孩子们不吃这种东西。他们吃面包和黄油。”

“不，我们可不吃那个。但是没人吃蛇。”

“好，等着瞧吧。耶米，递给我那把弯刀，你呢，老师的儿子，你看住那条蛇。我想由我自己来削我们需要的那种棍儿。耶米，你捡石头子儿。”

“要是它跳下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你就对它讲英文。”伯罗大·布巴说完就把我一个人留下了。

他们离开我的这十分钟我一直在仔细打量这条蛇。它很肥，安安静静，纹丝不动。它不像急着要爬下来的样子，不过老实说我实在也不知道蛇的习性。那些我们在阿凯碰到的蛇大都是由大人砍死的，等到我赶到早就死了。我也见到过几条活的，蜿蜒而过，我总是拔腿就跑，赶紧去报告大人。总而言之，没有一条像这么大。

他们终于回来了。我看看伯罗大·布巴有条不紊地作准备工作，不禁联想到他在争取基督迷允许我到他的农场作一日游时，也采用



了这同样的对策。艾塞<sup>①</sup>有那么多公务使他忙得不可开交，不是有人登门拜访，就是他在别的什么地方开会，于是权力就落到了基督徒手里，连最无害的一些建议都遭到她的否决。但是伯罗大·布巴的决心是不容动摇的，因为我也不让他有安宁。现在，为了把这条盘在树上的大蛇从树上打下来，他采取了同样深思熟虑的态度；他先把石头按大小分堆，扔掉一些，有些放在一边——后来才知道——是给我的。对捡来的树棍儿，他也同样作了处理，把它们一一拿在手里掂了分量，有的用刀切短一些，然后把一根一头沉重的长长的小树棍放在一边。

十分满意后，他选择了扔石头的地点，向我们解释：“我们不能让渥雷<sup>②</sup>的石头子儿从那树枝上崩回来打在我们头上，不是吗？”

我扭过头去看他，可他马上喝道：“用你的眼睛盯牢它。”

他终于满意了，命令我站到那一堆最小的石头子儿旁边，向我们发出最后的指示：

“我第一个扔。接着是耶米，他用他的石头扔，然后渥雷用他的小卵石干掉它。我们这样轮流砍，直到那蛇掉下来为止。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早就感到了兴奋。

伯罗大·布巴掷过去第一根短而重的棍棒。棍儿飞过中间挡着的稀疏的树叶，砰地一下沉重地击中蛇的中段，把它从怡然自得中震醒，几乎把它从盘着的树枝上打下来。那蛇惊恐地往前爬，却被耶米发出的飞石打在它前面树枝上的啪的一声挡了回去。几乎同时，还没有等我扔出该我扔的石子儿，伯罗大·布巴的另一根棍儿又从空中唿哨而过。

“快啊小老师，你太慢了。”

---

① 索因卡父亲的绰号，是姓名的开头字母 SA 的连读。

② 索因卡的名字 (Wole, 应念渥雷, 或沃雷, 不念渥尔、沃尔)。